資治通鑑/卷2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

► 卷二百五十二

起著雍困敦，盡屠維赤奮若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51卷

【唐紀六十七】 起著雍困敦，盡屠維赤奮若，凡二年。

懿宗昭聖恭孝文宗皇帝中咸通九年（戊子，公元八六八年）

夏，六月，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：「嶲州控扼南詔，為其要衝，成都道遠，難以節制，請建定邊軍，屯重兵於嶲州，以邛州為理所。」朝廷以為信然，以師望為嶲州刺史，充定邊軍節度，眉、蜀、邛、雅、嘉、黎等州觀察，統押諸蠻並統領諸道行營、制置等使。師望利於專制方面，故建此策。其實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，嶲距邛千里，其欺罔如此。

初，南詔陷安南，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，分八百人別戍桂州，初約三年一代。徐泗觀察使徐彥曾，慎由之從子也，性嚴刻；朝廷以徐兵驕，命鎮之。都押牙尹戩、教練使杜璋、兵馬使徐行儉用事，軍中怨之。戍桂州者已六年，屢求代還，戩言於彥曾，以軍帑空虛，發兵所費頗多，請更留舊戍卒一年。彥曾從之。戍卒聞之，怒。都虞候許佶、軍校趙可立、姚周、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，州縣不能討，招出之，補牙職。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，新使未至。秋，七月，佶等作亂，殺都將王仲甫，推糧料判官龐勳為主，劫庫兵北還，所過剽掠，州縣莫能御。朝廷聞之，八月，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，部送歸徐州，

戍卒乃止剽掠

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。駢請以從孫澣代鎮交趾，從之。

九月，戊戌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，以有定邊軍之故，不領統押諸蠻安扶等使。

龐勳等至湖南，監軍以計誘之，使悉輸其甲兵。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，徐卒不敢入境，泛舟沿江東下。許佶等相與謀曰：「吾輩罪大於銀刀，朝廷所以赦之者，慮緣道攻劫，或潰散為患耳，若至徐州，必菹醢矣！」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。過浙西，入淮南，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，給芻米。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：「徐卒擅歸，勢必為亂，雖無敕令誅討，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。高郵岸峻而水深狹，請將奇兵伏於其側，焚荻舟以塞其前，以勁兵蹙其後，可盡擒也。不然，縱之使得渡淮，至徐州，與怨憤之眾合，為患必大。」綯素懦怯，且以無敕書，乃曰：「彼在淮南不為暴，聽其自過，餘非吾事也。」

勳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，眾至千人。丁巳，至泗州，刺史杜慆饗之於球場，優人致辭。徐卒以為玩己，擒優人，欲斬之，坐者驚散。悰素為之備，徐卒不敢為亂而止。悰，慆之弟也。

先是，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，勿使憂疑。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，道路相望。勳亦申狀相繼，辭禮甚恭。戊午，行及徐城，勳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：「吾輩擅歸，思見妻子耳。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，至則支分滅族矣！丈夫與其自投羅網，為天下笑，曷若相與戮力同心，赴蹈湯火，豈徒脫禍，兼富貴可求！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，吾輩一唱於外，彼必響應於內矣。然後遵王侍中故事，五十萬賞錢，翹足可待也。」眾皆呼躍稱善。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，欲逃去，勳悉斬之，遣使致其首於彥曾，且為申狀，稱：「勳等遠戍六年，實懷鄉里；而武等因眾心不安，輒萌奸計。將士誠知詿誤，敢避誅夷！今既蒙恩全宥，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。」冬，十月，甲子，使者至彭城，彥曾執而訊之，具得其情。乃囚之。丁卯，勳復於遞中申狀，稱：「將士自負罪戾，各懷憂疑，今已及苻離，尚未釋甲。蓋以軍將尹戡、杜璋、徐行儉等狡詐多疑，必生釁隙，乞且停此三人職任，以安眾心，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，共為一將。」

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，闔城怵懼。彥曾召諸將謀之，皆泣曰：「比以銀刀凶悍，使一軍

皆蒙惡名，殲夷流竄，不無枉濫。今冤痛之聲未已，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，若縱使入城，必為逆亂，如此，則闔境塗地矣！不若乘其遠來疲弊，發兵擊之，我逸彼勞，往無不捷。」彥曾猶豫未決。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：「安危之兆，已在目前。得失之機，決於今日。今擊之有三難，而捨之有五害：詔釋其罪而擅誅之，一難也；帥其父兄，討其子弟，二難也；枝黨鉤連，刑戮必多，三難也。然當道戍卒若擅歸，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，無以制御，一害也；將者一軍之首，而輒敢害之，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！二害也；所過剽掠，自為甲兵，招納亡命，此而不討，何以懲惡！三害也；軍中將士，皆其親屬，銀刀餘黨，潛匿山澤，一旦內外俱發，何以支梧！四害也；逼脅軍府，誅所忌三將，又欲自為一營，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，違之則托此為作亂之端，五害也。惟明公去其三難，絕其五害，早定大計，以副眾望。」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，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勳，數勳之罪以令士眾，且曰：「非惟塗炭平人，實亦污染將士，倘國家發兵誅討，則玉石俱焚矣！」又曰：「凡彼親屬，無用憂疑，罪止一身，必無連坐。」仍命宿州出兵苻離，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，且奏其狀。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。

戊辰，元密發彭城，軍容甚盛。諸將至任山北數里，頓兵不進，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，欲俟賊入館，乃縱兵擊之，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。日暮，賊至任山，館中空無人，又無供給，疑之，見負薪者，執而榜之。果得其情，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。比夜，官軍始覺之，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，復引兵退宿於城南，明旦，乃進追之。

時賊已至苻離，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，望風奔潰，賊遂抵宿州。時宿州闕刺史，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，城中無復餘兵。庚午，賊攻陷之，璐走免。賊悉聚城中貨財，令百姓來取之，一日之中，四遠雲集，然後選募為兵，有不願者立斬之，自旦至暮，得數千人。於是勒兵乘城，龐勳自稱兵馬留後。再宿，官軍始至，賊守備已嚴，不可復攻。先是，焦璐聞苻離敗，決汴水以斷北路，賊至，水尚淺可涉，比官軍至，已深矣。壬申，元密引兵渡水，將圍城，會大風，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，延及官軍營，士卒進則冒矢石，退則限水火，賊急擊之，死者近三百人。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，但為攻取之計。賊夜使婦人持更，掠城中大船三百艘，備載資糧，順流而下，欲入江湖為盜。以千縑贈張敬思，遣騎送至汴之東境，縱使西歸。明旦，官軍知賊已去，狼狽追之，士卒皆未食，比追及，已饑乏。賊艤舟堤下而陳於堤外，伏千人於舟中，官軍將至，陳者皆走入陂中。密以為畏己，縱兵追之；賊自舟中出，夾攻之，自午及申，官軍大敗。密引兵走，陷於荷滬，賊追及之，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，士卒死者殆千人，其餘皆降於賊，無一人還徐者。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，知其無備，始有攻彭城之志。

乙亥，龐勳引兵北渡濉水，逾山趣彭城。其夕，崔彥曾始知元密敗，移牒鄰道求救。明日，塞門，選城中丁壯為守備，內外震恐，無復固志。或勸彥曾奔兗州，彥曾怒曰：「吾為元帥，城陷而死，職也！」立斬言者。丁丑，賊至城下，眾六七千人，鼓噪動地，民居在城外者，賊皆慰撫，無所侵擾，由是人爭歸之，不移時，克羅城。彥曾退保子城，民助賊攻之，推草車塞門而焚之，城陷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，執尹戡、杜璋、徐行儉，刳而坐刀之，盡滅其族。勳坐聽事，盛陳兵衛，文武將吏伏謁，莫敢仰視。即日，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。

戊寅，勳召溫庭皓，使草表求節鉞，庭皓曰：「此事甚大，非頃刻可成，請還家徐草之。」勳許之。明旦，勳使趣之，庭皓來見勳曰：「昨日所以不即拒者，欲一見妻子耳。今已與妻子別，謹來就死。」勳熟視，笑曰：「書生敢爾，不畏死邪！龐勳能取徐州，何患無人草表！」遂釋之。有周重者，每以才略自負，勳迎為上客，重為勳草表，稱：「臣之一軍，乃漢室興王之地。頃固節度使刻削軍府，刑賞失中，遂致迫逐。陛下奪其節制，翦滅一軍，或死或流，冤橫無數。今聞本道復欲誅夷，將士不勝痛憤，推臣權兵馬留後，彈壓十萬之師，撫有四州之地。臣聞見利乘時，帝王之資也。臣見利不失，遇時不疑；伏乞聖慈，復賜旌節。不然，揮戈曳戟，詣闕非遲！」庚辰，遣押牙張珽奉表詣京師。勳以許佶為都虞侯，趙可立為都游弈使，黨與各補牙職，分將諸軍。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，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，梁丕將千人屯宿州，自餘要害縣鎮，悉繕完戍守。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，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，乃至光、蔡、淮、折、兗、鄆、沂、密群盜，皆倍道歸之，闐溢郛郭，旬日間，米斗直錢二百。勳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，其略曰：「一軍暴卒，盡可翦除；五縣愚民，各宜配隸。」又作詔書，依其所請，傳佈境內。徐人信之，皆歸怨朝廷，曰：「微桂州將士回戈，吾徒悉為魚肉矣！」

劉行及引兵至渦口，道路附從者增倍，濠州兵才數百，刺吏盧望回素不設備，不知所為，乃開門具牛酒迎之。行及入成，囚望回，自行刺史事。泗州刺史杜慆聞勳作亂，完守備以待之，且求救於江、淮。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，封府庫，慆遣人迎勞，誘之入城，悉誅之。明日，圓至，即引兵圍城，城上矢石雨下，賊死者數百，乃斂兵屯城西。勳以泗州當江、淮之沖，益發兵助圓攻之，眾至萬餘，終不能克。

初，朝廷聞龐勳自任山還趣宿州，遣高品康道偉繼敕書撫慰之。十一月，道偉至彭城。勳出郊迎，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，大陳甲兵，號令金鼓響震山谷，城中丁壯，悉驅使乘城。宴道偉於球場，使人詐為群盜降者數千人，諸寨告捷者數十輩。復作求節鉞表，附

道偉以聞。

初，辛雲京之孫讜，寓居廣陵，喜任俠，年五十不仕。與杜惛有舊，聞龐勳作亂，詣泗州，勸惛挈家避之。惛曰：「安平享其祿位，危難棄其城池，吾不為也。且人各有家，誰不愛之？我獨求生，何以安眾！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！」讜曰：「公能如是，僕與公同死！」乃還廣陵，與其家訣，壬辰，復如泗州。時民避亂，扶老攜幼，塞塗而來，見讜，皆止之曰：「人皆南走，子獨北行，取死何為！」讜不應。至泗州，賊已至城下，讜急棹小舟得入，惛即署團練判官。城中危懼，都押牙李雅有勇略，為惛設守備，帥眾鼓噪，四出擊賊，賊退屯徐城，眾心稍安。

龐勳募人為兵，人利於剽掠，爭赴之，至父遣其子，妻勉其夫，皆斷鋤首而銳之，執以應募。鄰道聞勳據徐州，各遣兵戍守要害，而官軍尚少，賊眾日滋，官軍數不利。賊遂破魚台等近十縣。宋州東有磨山，民逃匿其上，勳遣其將張玄稔圍之。會旱，山泉竭，數萬口皆渴死。或說勳曰：「留後止欲求節鉞，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，外戢士卒，內撫百姓，庶幾可得。」勳雖不能用，然國忌猶行香，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。癸卯，勳聞敕使入境，以為必賜旌節，眾皆賀。明日，敕使至，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，貶其官。勳大失望，遂囚敕使，不聽歸。

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、徐州行營都招討使，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，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，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。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、達靼、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。詔許之。

龐勳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，遣其將吳迴代之。丙午，復進攻泗州，晝夜不息。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，至洪澤，畏賊強，不敢進。辛讜請往求救，杜惛許之。丁未，夜乘小舟潛渡淮，至洪澤，說厚本，厚本不聽，比明，復還。己酉，賊攻城益急，欲焚水門，城中幾不能御。讜請復往求救。惛曰：「前往徒還，今往何益？」讜曰：「此行得兵則生返，不得則死之。」惛與之泣別，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，見厚本，為陳利害。厚本將從之，淮南都將袁公弁曰：「賊勢如此，自保恐不足，何暇救人！」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：「賊百道攻城，陷在朝夕。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，豈惟上負國恩！若泗州不守，則淮南遂為寇場，公詎能獨存邪！我當殺公而後死耳！」起，欲擊之，厚本起，抱止之，公弁僅免。讜乃回望泗州，慟哭終日，士卒皆為之流涕。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，仍問將士，將士皆願行。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，遂帥之抵淮南岸，望賊方攻城。有軍吏言曰：「賊勢已似入城，還去則便。」讜逐之，攬得其髻，舉劍擊之，

士卒共救之，曰：「千五百人判官，不可殺也。」讜曰：「臨陳妄言惑眾，必不可捨！」眾請不能得，乃共奪之。讜素多力，眾不能奪。讜曰：「將士但登舟，我則捨此人。」眾競登舟，乃捨之。士卒有回顧者，則斫之。驅至淮北，勒兵擊賊。慆於城上佈兵與之相應，賊遂敗走，鼓噪逐之，至埔而還。

龐勳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，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。戊午，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。己未，行約引兵至泗州，賊逆擊於淮南，圍之。城中兵少，不能救，行約及士卒盡死。先是，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，與郭厚本、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，與泗州隔淮相望。賊既破翟行約，乘勝圍之。十二月，甲子，李湘等引兵出戰，大敗，賊遂陷都梁城，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，據淮口，漕驛路絕。康承訓軍於新興，賊將姚周屯柳子，出兵拒之。時諸道兵集者才萬人，承訓以眾寡不敵，退屯宋州。龐勳以為官軍不足畏，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、廬、北侵沂、海，破沭陽、下蔡、烏江、巢縣，攻陷滁州，殺刺史高錫望。又寇和州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，引賊登樓共飲，命軍士皆釋甲，指所愛二人為子弟，乞全之。其餘惟賊所處。賊遂大掠城中，殺士卒八百餘人。

泗州援兵既絕，糧且盡，人食薄粥。閏月，己亥，辛讜言於杜慆，請出求救於淮、浙，夜，帥敢死士十人，執長柯斧，乘小舟，潛往斫賊水寨而出。明旦，賊乃覺之，以五舟遮其前，以五千人夾岸追之。賊舟重行遲，讜舟輕行疾，力鬥三十餘里，乃得免。癸卯，至揚州，見令狐綯。甲辰，至潤州，見杜審權。時泗州久無聲問，或傳已陷，讜既至，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，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、鹽五百斛以救泗州。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，轉戰而前，賊盡棄淮南之守。可師欲先奪淮口，後救泗州，壬申，圍都梁城；城中賊少，拜於城上曰：「方與都頭議出降。」可師為之退五里。賊夜遁，明旦，惟空城。可師恃勝不設備，是日大霧，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，縱擊官軍。官軍不及成列，遂大敗，將士觸兵及溺淮死，得免者才數百人，亡器械、資糧、車馬以萬計，賊傳可師及監軍、將校首於彭城。龐勳自謂無敵於天下，作露布，散示諸寨及鄉村，於是淮南士民震恐，往往避地江左。令狐綯畏其侵軼，遣使詣勳說諭，許為奏請節鉞。勳乃息兵俟命。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，修守備。

時汴路既絕，江、淮往來者皆出壽州，賊既破戴可師，乘勝圍壽州，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，其路復絕。勳益自驕，日事游宴。周重諫曰：「自古驕滿奢逸，得而復失，成而覆敗，多矣，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！」

諸道兵大集於宋州，徐州始懼，應募者益少，而諸塞求益兵者相繼。勳乃使其黨散入鄉村，驅人為兵。又見兵已及數萬人，資糧匱竭，乃斂富室及商旅財，什取其七八，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。又與勳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，奪人資財，掠人婦女，勳不能制。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，不聊生矣！

王晏權兵數退衄，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。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勳，翔軍於滕、沛，尤軍於豐、蕭。

是歲，江、淮旱，蝗。

懿宗昭聖恭孝文宗皇帝中咸通十年（己丑，公元八六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，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，壁壘相屬。徐兵分戍四境，城中不及數千人，龐勳始懼。民多穴地匿其中，勳遣人搜掘為兵，日不過得三二十人。勳將孟敬文守豐縣，狡悍而兵多，謀貳於勳，自為符讖。勳聞之，會魏博攻豐，勳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。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，且譽其勇，使為前鋒。新軍既與魏博戰，敬文引兵退走，新軍盡沒。勳乃遣使紿之曰：「王弘立已克淮南，留後欲自往鎮之。悉召諸將，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。」敬文喜，即馳詣彭城，未至城數里，勳伏兵擒之，辛酉，殺之。

丁卯，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，以保衡為起居郎、附馬都尉。公主，郭淑妃之女，上特愛之，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，賜第於廣化裡，窗戶皆飾以雜寶，井欄、藥臼、槽匱亦以金銀為之，編金縷以為箕筐，賜錢五百萬緡，它物稱是。

徐賊寇海州。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，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。賊過，橋崩，蒼黃散亂，伏兵發，盡殪之。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，斬獲數千人。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，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。徐賊水陸佈兵，鎖斷淮流。浙西軍憚其強，不敢進，讜曰：「我請為前鋒，勝則繼之，敗則汝走。」猶不可。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，牒補職名，先以米舟三艘、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，賊夾攻之，矢著舟板如急雨。及鎖，讜帥眾死戰，斧斷其鎖，乃得過。城上人喧呼動地，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。乙酉，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，識其旗浙西軍也。去城十餘里，賊列火船拒之，帆止不進。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，乘戰艦沖賊陳而過，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，曰：「將士在道前卻，存誠屢欲自殺，僅得至此，今又不進。」讜揚言：「賊不多，甚易與耳！」

帥眾揚旗鼓噪而前，賊見其勢猛銳，避之，遂得入城。

二月，端州司馬楊收長流歡州，尋賜死，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。

初，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，資送甚盛，器用飾以犀玉。坦見之，怒曰：「破我家矣！」立命壞之。已而收竟以賄敗。

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，陷陳卻敵，十鎮之兵伏其驍勇。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，賊伏兵圍之，赤心帥五百騎奮梮沖圍，拔出承訓，賊勢披靡，因合擊，敗之。承訓數與賊戰，賊軍屢敗。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，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，龐勳許之。己亥，弘立引兵渡濉水，夜，襲鹿塘塞，黎明，圍之。弘立與諸將臨望，自謂功在漏刻。沙陀左右突圍，出入如飛，賊紛擾移避，沙陀縱騎蹂之，寨中諸軍爭出奮擊，賊大敗。官軍蹙之於濉水，溺死者不可勝紀，自鹿塘至襄城，伏屍五十里，斬首二萬餘級，弘立單騎走免，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，不復還營，委棄資糧、器械山積。時有敕，諸軍破賊，得農民，皆釋之，自是賊每與官軍遇，其驅掠之民先自潰。龐勳、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，欲斬之，周重為之說勳曰：「弘立再勝未賞，一敗而誅之，棄功錄過，為敵報仇，諸將咸懼矣。不若赦之，責其後效。」勳乃釋之。弘立收散卒才得數百人，請取泗州以補過，勳益其兵而遣之。

三月，辛未，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，充翰林學士。

徙郢王侃為威王。

康承訓既破王弘立，進逼柳子，與姚週一月之間數十戰。丁亥，周引兵渡水，官軍急擊之，周退走，官軍逐之，遂圍柳子。會大風，四面縱火，賊棄寨走，沙陀以精騎邀之，屠殺殆盡，自柳子至芳城，死者相枕，斬其將劉豐。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，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，開城聽入，執死斬之。龐勳聞之大懼，與許佶議自將出戰。周重泣言於勳曰：「柳子地要兵精，姚周勇敢有謀，今一旦覆沒，危如累卵，不若遂建大號，悉兵四出，決死力戰。」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。術士曹君長亦言：「徐州山川不容兩帥，今觀察使尚在，故留後未興。」賊黨皆以為然。夏，四月，壬辰，勳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、宣慰使仇大夫，僚佐焦璐、溫庭皓等，並其親屬、賓客、僕妾皆死；斷淮南監軍郭厚本、都押衙李湘手足，以示康承訓軍。勳乃集眾揚言曰：「勳始望國恩，庶全臣節；今日之事，前志之乖。自此，勳與諸君真反者也，當掃境內之兵，戮力同心，轉敗為功

耳。」眾皆稱善。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球場，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，敢匿一男子都族其家。選丁壯，得三萬人，要造旗幟，給以精兵。許佶等共推勳為天冊將軍、大會明王。勳辭王爵。

先是，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、潤，賊夾岸攻之，轉戰百里，乃得出。至廣陵，止於公館，不敢歸家，舟載鹽米二萬石，錢萬三千緡，乙未，還至斗山。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，拒之於盱眙，密佈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，又縱火船逆之。讜命以長叉托過，自卯戰及未，眾寡不敵，官軍不利。賊縛木於戰艦，旁出四五尺為戰棚，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，矢刃所不能及，以槍揭火牛焚之，戰艦既然，賊皆潰走，官軍乃得過入城。龐勳以父舉直為大司馬，與許佶等留守徐州。或曰：「將軍方耀兵威，不可以父子之親，失上下之節。」乃令舉直趨拜於庭，勳據案而受之。時魏博屢圍豐縣，龐勳欲先擊之，丙申，引兵發徐州。

戊戌，以前淮南節度使、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、分司。

龐勳夜至豐縣，潛入城，魏博軍皆不之知。魏博分為五寨，其近城者屯數千人，勳縱兵圍之，諸寨救之，勳仗兵要路，殺官軍二千人，餘皆返走。賊攻塞不克，至夜，解圍去。官軍畏其眾，且聞勳自來，諸寨皆宵潰。曹翔方圍滕縣，聞魏博敗，引兵退保兗州。賊悉毀其城柵，運其資糧，傳檄徐州，盛自誇大，謂官軍為國賊雲。

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，乙巳，分軍三道渡淮，至中流，大噪，聲聞數里。賊大驚，不測眾寡，斂兵屯城西寨。舉就圍之，縱火焚柵，賊眾大敗，斬首數千級。王弘立死，吳迴退保徐城，泗州之圍始解。泗州被圍凡七月，守城者不得寐，面目皆生瘡。

龐勳留豐縣數日，欲引兵西擊康承訓，或曰：「天時向暑，蠶麥方急，不若且休兵聚食，然後圖之。」或曰：「將軍出師數日，摧七萬之眾，西軍震恐，乘此聲勢，彼破走必矣，時不可失。」龐舉直以書勸勳乘勝進軍，勳意遂決。丁未，發豐縣，庚戌，至蕭。約襄城、留武、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，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。淮南敗卒在賊中者，逃詣康承訓，告以其期。承訓得先為之備，秣馬整眾，設伏以待之。丙辰，襄城等兵先至柳子，遇伏，敗走。龐勳既自失期，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，比至，諸寨已敗，勳所將皆市井白徒，睹官軍勢盛，皆不戰而潰。承訓命諸將急追之，以騎兵邀其前，步卒躡其後，賊狼狽不知所之，自相蹈藉，殭屍數十里，死者數萬人。勳解甲服布襦而遁，收散卒，才及三千人，歸彭城，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。勳初起，下邳土豪鄭鎰聚眾三千，

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，勳以為將，謂之義軍。五月，沂州遣軍圍下邳，勳命鎰救之，鎰帥所部來降。

六月，陝民作亂，逐觀察使崔蕘。蕘以器韻自矜，不親政事，民訴旱，蕘指庭樹曰：「此尚有葉，何旱之有！」杖之。民怒，故逐之。蕘逃於民舍，渴求飲，民以溺飲之。坐貶昭州司馬。

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，充荊南節度使。癸卯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。瞻，桂州人也。

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，拔招義、鐘離、定遠。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，舉先遣輕騎挑戰，賊見其眾少，爭出寨西擊之，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，遂焚其寨。賊入固守，舉塹其三面而圍之，北面臨淮，賊猶得與徐州通。龐勳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，屯兵北津以相應，舉遣別將渡淮擊之，斬獲數千人，平其寨。

曹翔之退屯兗州也，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，卒擅還，翔曰：「以龐勳作亂，故討之。今滄卒不從約束，是自亂也。」勒兵迎之，圍於兗州城外，擇違命者二千人，悉誅之。朝廷聞魏博軍敗，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，將兵三萬屯於豐、蕭之間，翔復引兵會之。

秋，七月，康承訓克臨渙，殺獲萬人，遂拔襄城、留武、小睢等寨。曹翔拔滕縣，進擊豐、沛。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，保據山林，賊抄掠者過之，輒為所殺，而五八村尤甚。有陳全裕者為之帥，凡叛勳者皆歸之，眾至數千人，戰守之具皆備，環地數十里，賊莫敢近。康承訓遣人招之，遂舉眾來降，賊黨益離。蘄縣土豪李兗殺賊守將，舉城降於承訓。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，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。直自彭城還，玫逆擊，走之，翔發兵戍沛。玫，邠州人也。勳遣其將孫章、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、朱玫，皆不克而還。康承訓乘勝長驅，拔第城，進抵宿州之西，築城而守之。龐勳憂懣不知所為，但禱神飯僧而已。

初，龐勳怒梁丕專殺姚周，黜之，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，以其黨張儒、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。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，環水自固；康承訓圍之。張實夜遣人潛出，以書白勳曰：「今國兵盡在城下，西方必虛，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，掠宋、亳之郊，彼必解圍而西，將軍設伏要害，迎擊其前，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，破之必矣！」時曹翔使

朱玫擊豐，破之，乘勝攻徐城、下邳，皆拔之，斬獲萬計。勳方憂懼欲走，得實書，即從其策，使龐舉直、許佶守徐州，引兵而西。

八月，壬子，康承訓焚外寨，張儒等入保羅城，官軍攻之，死者數千人，不能克，承訓患之，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。張玄稔嘗戍邊有功，雖脅從於賊，心嘗憂憤，時將所部兵守子城，夜，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，因稍令布諭，協同者眾，乃遣腹心張皋夜出，以狀白承訓，約期殺賊將，舉城降，至日，請立青旌為應，使眾心無疑。承訓大喜，從之。九月，丁巳，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，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。玄稔先躍馬而前，大呼曰：「龐勳已梟首於僕射寨中，此輩何得尚存！」士卒競進，遂斬張儒等數十人，城中大擾，玄稔諭以歸國之計，及暮而定。戊午，開門出降。玄稔見承訓，肉袒膝行，涕泣謝罪。承訓慰勞，即宣敕，拜御史中丞，賜遺甚厚。玄稔復進言：「今舉城歸國，四遠未知，請詐為城陷，引眾趨苻離及徐州，賊黨不疑，可盡擒也！」承訓許之。宿州舊兵三萬，承訓益以數百騎，皆賞勞而遣之。玄稔復入城，暮發平安火如常日。己未向晨，玄稔積薪數千束，縱火焚之，如城陷軍潰之狀，直趨苻離，苻離納之，既入，斬其守將，號令城中，皆聽命，收其兵，復得萬人，北趨徐州。龐舉直、許佶聞之，嬰城拒守。辛酉，玄稔至彭城，引兵圍之，按兵未攻，先諭城上人曰：「朝廷唯誅逆黨，不傷良人，汝曹奈何為賊城守？若尚狐疑，須臾之間，同為魚肉矣！」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。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，龐舉直、許佶帥其黨保子城，日昃，賊黨自北門出，玄稔遣兵追之，斬舉直、佶首，餘黨多赴水死，悉捕戍桂州者親族，斬之，死者數千人，徐州遂平。

龐勳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，所過焚掠無遺。庚申，承訓始知之，引步騎八萬西擊之，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。勳襲宋州，陷其南城。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，賊知有備，捨去，渡汴，南掠亳州，沙陀追及之。勳引兵循渙水而東，將歸彭城，為沙陀所逼，不暇飲食，至蘄，將濟水，李袞發橋，勒兵拒之。賊惶惑不知所之，至縣西，官軍大集，縱擊，殺賊近萬人，餘皆溺死，降者才及千人，勳亦死而人莫之識，數日，乃獲其屍。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。宋威亦取蕭縣，吳迴獨守濠州不下。

冬，十月，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、御史大夫。

馬舉攻濠州，自夏及冬不克，城中糧盡，殺人而食之，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。辛丑夜，吳迴突圍走，舉勒兵追之，殺獲殆盡，迴死於招義。

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以杜慆為義成節度使。上嘉朱邪赤心之功，置大同軍於雲州，以赤心為節度使，召見，留為左金吾上將軍，賜姓名李國昌，賞賚甚厚。以辛讜為亳州刺史。讜在泗州，犯圍出迎兵糧，往返凡十二。及除亳州，上表言：「臣之功，非杜慆不能成也。」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，家屬流康州，兄弟五人皆遠貶。

上荒宴，不親庶政，委任路巖。巖奢靡，頗通賂遺，左右用事。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，言：「請破邊咸一家，可贍軍二年。」上問：「咸為誰？」對曰：「路巖親吏。」上怒，流蟠叟於愛州，自是無敢言者。

初，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，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，遂殺酋慶。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，陰遣人致意南詔，使入寇。師望貪殘，聚私貨以百萬計，戍卒怨怒，欲生食之，師望以計免。朝廷征還，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。滂貪殘又甚於師望，故蠻寇未至，而定邊固已困矣。是月，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，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，破之。十一月，蠻進寇嶲州，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，蠻攻之，再榮退屯大渡河北，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。蠻密分軍伐木開道，逾雪坡，奄至沐源川。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，舉軍覆沒。十二月，丁酉，蠻衣兗海之衣，詐為敗卒，至江岸呼船，已濟，眾乃覺之，遂陷犍為，縱兵焚掠陵、榮二州之境。後數日，蠻軍大集於陵雲寺，與嘉州對岸。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。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，夾擊官軍，殺忠武都將顏慶師，餘眾皆潰，忞、允瓊脫身走。壬子，陷嘉州。慶師，慶復之弟也。

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，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，滂與語未畢，蠻乘船筏爭渡，忠武、徐宿兩軍結陳抗之。滂懼，自經於帳中。徐州將苗全緒解之，曰：「都統何至於是！」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，滂遂單騎宵遁。三將謀曰：「今眾寡不敵，明旦復戰，吾屬盡矣。不若乘夜攻之，使之驚亂，然後解去。」於是夜入蠻軍，弓弩亂髮，蠻大驚，三將乃全軍引去。蠻進陷黎、雅，民竄匿山谷，敗軍所在焚掠。滂奔導江。邛州軍資儲峙皆散於亂兵之手，蠻至，城已空，通行無礙矣。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